

齊著

永生曲



823.5
4038

8010

還 生 曲

王 家 齊 作

一 九 四 〇 年 二 月



原 曲

人生的謎，似乎永遠藏在幕帷裏邊。當你坐在劇場裏面，一付神秘的大幕展開來，你才恍然大悟的看見了你，同着除了你之外的他們。現在燈滅了，帷幕裏依然罩着個大謎。

當這個偉大的人生場面，又將重現於你面前的時候，只聽到一聲『全體肅立』，使我們不由自己的全體站立起來。雖然你還沒曉得這個司儀人，但他是屬於全劇場的。

這是舉行一個什麼儀式吧？不然何以在全體肅立後的第二聲是「唱國歌」呢。自然，同樣的由司儀人喊完一，二，三，讓音樂隊伴奏着全體的歌聲共鳴，在嚴肅的歌聲，幕漸漸的展開了，那一座偉大莊嚴的紀念物——總理陵碑呈現了！背面襯着魚肚色的天空，被鮮紅的旭日漸漸熾成蔚藍色了，點點晨星，仍然眷戀的圍住，一團無光的白月亮。

陵碑雖然不能像陵園裏那樣偉大，但這一臨時性的構成物，更能充分的昭示着 總理神聖不朽的精神；單是看見多層的台階，上面滿站文武官員，由主席領導肅立的神情，竟是多麼的整齊嚴肅的，必恭必敬的向着我們的國父！

這時，「向國黨旗及 總理陵碑行三鞠躬禮」的儀文，又從司儀人口裏唱出了。以及台下的觀眾同樣的鞠了三個躬。當他再數到靜默的時候，全場靜寂地：一支鵝毛落地的輕聲，也會驚你一跳；但主席讀 總理遺囑的時候，

全體循聲朗讀，又是那麼悲壯，雄昂，齊整，洪亮。直到默畢，主席宣讀祭文，却又從那裏傳來小提琴三重奏的樂聲，悠揚的剛好協調了悲壯低沉的祭文聲。

「維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國民政府主席謹率全國四億五千萬國民致祭於 總理之陵前，曰：

『偉哉中華，地大物博，益文化之綿長，擁人口之衆多。

種族繁雜，惟人心之各異；首創三民，倡一統之中國。

和平奮鬥，積四十年經驗；堅苦卓絕，賴全民心之復活！

完成革命，正當方興未艾；侵略猖獗，突然動兵執戈。

抗戰二載，集中全國力量；建國大計，樹立錦繡山河！

黨基鞏固，必定取得最後勝利；自力更生，怎不引起國際謳歌！

今舉國一致，驅戈向敵，奮勇當先，誰怕犧牲流血；不分黨派，團結精神，戰線統一，遵奉三民黨國。

願、總理在天之靈，有以慰藉：

拔我等真誠之心，悉數掃盡惡魔！……」

當主席讀到此處，忽然有人暈倒了。哎呀了幾聲。

—— 幕 急 閉 ——

第 一 幕

登 場 人

周 翼 生

梁 燕 飛

張 大 媽

孫 二 嫂

小 妹

陳 志 清

沈 翁

鄭 重 利

汔 車 夫

第一幕

槍林雨彈襲過的村落，已經零亂不堪，看看那砲火的烟霧，仍是迷漫着四野。這一間唯一的草屋，就因為她的破陋依然矗立在那裏。不過這屋裏只有荒涼，而無淒慘的味道。所以這裏還可以暫做長途逃難的休息所。

幕開後，過了半天才有人向裏面探望了一下，跟着又轉去了。跟着跑進幾個人亂藏亂躲的。氣喘的

沈 大概沒有人追來！

孫 那可吓死人了！

妹 唉呦，我可走不動了。

陳 (驚惶的)這個地方可以歇息歇息。(先前那個人又扶着一位女郎進來)

張 (不放心的樣子)先生，這兒沒有鬼子來麼，我說？

周 那誰知道，我們休息休息再說。(對梁)你到這兒來躺一躺吧！(那裏也許有床或稻草堆，總之是個比較舒服的地方)

張 歇息就歇息一會兒吧。我活了這麼大年紀，還是第一次逃反啊！小日本鬼子真狠！我說！

翁 (沉著的)長毛造反，你沒趕上麼？

張 喲，這句話說起來可有不少年了。我說，是麼？

翁 哼，連這回兩次了，什麼倒戈內戰還不算在內。活到今年七十歲了，那一天過得好日子，長毛也造反，軍

閻也造反，這次輪到日本鬼子造反了！還活着，我還活着！這世界上是沒什麼可怕的。

生 找了半天就是這麼點涼水。

梁 冀生，快給我喝。

孫 他們是一對小夫妻吧？看人家多好！我受多大罪，還帶着個孩子，我的男人……

陳 表姐，你不用難過。表哥當兵打仗是正事。

張 活在這種年頭，你可有什麼法兒呢！我說！

妹 你們聽！（大家一驚）

梁 怎麼樣，冀生？唉！不管怎樣，我可不走了！

生 不要響，我總會陪着你的！

陳 是什麼？

孫 天吶！這一（小孩哭）乖，寶，別哭！別哭！

張 日本鬼子們又打過來了麼，我說？天殺的！

翁 我是什麼也沒聽見。逃吧，這世界上沒什麼可怕的。

孫 老爺子，你連飛機大炮都沒聽見麼？

翁 投炸彈麼？

妹 我們逃吧。

陳 大家逃吧！

孫 不能出去，我可不走出去。給鬼子們看見可不得了！

張 還是藏在裏面，我說，大家都別說話，我說。這許是日本鬼子追來了，我說。

翁 逃！不逃了！

梁 冀生！（抓住生）

生 不怕。

梁 我累贅了你！萬一鬼子來了，你先把我的殺死！除了死以外，我是沒有力量替國家出力啊！

生 不要怕，不是敵人追來。

衆 不是日本鬼子追來麼？你先生怎麼知道？

生 方才響聲似乎很近，現在又沒有聲音了。

張 那麼日本小鬼沒有來，我說？

生 也許是我們軍隊開過來了。

陳 真的？我們的大軍這一下子又把日本小鬼打跑了？

張 我說，謝謝老天爺！

孫 老天有眼，要不然我死了，可苦了我的孩了。

翁 日本鬼子比長毛霸道。長毛造反專殺洋人，日本鬼子專殺中國人，看見中國人就殺！好！

張 中國人太多了，我說！唉，我們做了什麼孽，遭這麼大的災難，我說！日本鬼子殺中國人，可是那羣漢奸更不是好東西，我說！

妹 （現在一點聲音也沒有了。）

孫 那麼可以舒服的歇一會兒。漢奸帶領着日本鬼子糟塌我們女人！

陳 我姐姐，媽，都是日本鬼子害死的；就是是漢奸領的路，媽的，打日本鬼子要緊，殺漢奸更要緊。我不給媽跟姐姐報仇，我不是人。

生 朋友你的話對，你姓什麼？

陳 我姓陳，我叫陳志清。

生 好，我們一道去幹，沒有勝利是沒法兒活的。

張 說什麼？你們殺漢奸可不容易，我說。

陳 你怕漢奸，你就會當漢奸。

張 我可不當漢奸，我說我怕日本人。

陳 日本鬼子跟漢奸一樣的可怕。

翁 這世界上沒有什麼可怕的！只怕你做事先害怕。

生 現在好一些麼？

梁 好些了，我還想喝水。

生 你等等，我再去找找看。(下)

張 你看那一個倒沒給抽去當壯了？(轉向梁)你這位小姐是往那兒逃啊？我說？

梁 我們到四川去。

張 四川有多遠啊？我說？

梁 還有幾千里路了。

張 看你這種樣子，怕走不了這麼多路吧！我說，好在有你男人跟着。

孫 沒跑過路的人，逃難也逃不了啊！

張 你們沒有孩子倒好跑路，我說。

梁 孩子？

張 那個人不是你男人麼，我說？

妹 我跟父親一道跑出來的，也不知道父親逃到那兒去了！我的兩隻腳走了許多路！（說着要哭）

張 好孩子不要哭。我們一塊逃難就是一家人。你就跟我們去好了！我說。

梁 你們到那兒去呢？

張 (猶豫的)我們到新村裏去吧，我說。

梁 新村？

還 生 曲

衆人 新村。

張 新村呢，我說。

梁 新村在那兒？

陳 就在西南，在廣西那邊。

孫 他們說那個新村是給難民蓋的，表弟我們到那兒就好了。

陳 我把你送到了，我就去當兵。

孫 你幹麼去當兵呢？你是個獨子。你不用去。

陳 我一定去你不用管我。

翁 去當兵好。我這個老頭子不能當兵了。我到新村做什麼呢！（冀生上）

梁 謝謝你（喝水）冀生，這兒到廣西有多遠？

生 有幾千里吧？

孫 沒有，聽說不到五百里。

梁 不到五百里？冀生，我們也到新村去。

生 新村？

陳 是的，那是爲老弱婦女開闢的新村。

梁 我們也去，好麼？

生 新村好是好的，不過一恐怕你吃不得那種苦。

張 不苦，不苦，我說：每天做工的做工，種田的種田，蓋房子的蓋房子，又沒有捐又沒有稅的，做事總歸有飯吃，我說：那比在家裏好得多呢！我說。

翁 你去過沒有？

張 沒有，我說，我是聽他們說，不會錯的，不會錯的，我說。有兩批難民已經去了。我說。

孫 那可好，我還沒有享過福呢！只是一表弟，我可不要你去當兵。

妹 我跟你們去，我會種菜，也會燒飯。

生 你聽見了麼？

梁 （笑）你說我不能吃苦麼？你算算我們跑了有多少路了。

生 苦——你還可以吃，不過這是暫時的，像他們說的那樣你做得到麼？

梁 我倒不相信，別人能做的事，我就不能做。我一定去，跟他們一塊兒到新村去！

妹 你們聽。

人聲（在外）這房裏有人沒有？

男聲（：）進去看看！（這兩句話嚇得全屋裏人不知如何是好了）

妹 媽？鬼子！（奔向婦甲）

張 這又是漢奸領路來的，不是鬼子！我說！我說！

孫 我的寶寶呀！（哭了）

陳 （勸她）表姐，表姐！

梁 冀生，給你刀！

生 鬼子嗎？（厲聲）全不要吵！（一時鴉雀無聲，門突然闖開，跟着急步聲，走進一個小鬍三神氣的人。看見屋內有人，便轉身對外面說）

汽 這兒有人！

男聲：叫他們來！

張 爺爺饒命！我說！爺爺饒命！

還 生 曲

孫 我的老天爺！

(幾個婦女夾雜着哭聲亂成一片)

生 (同時)你打算怎麼樣？

陳 你要幹甚麼！

翁 造反！中國人也造反！(不敢強的硬態)

汽 這兒還有男人，更好！

生 有男人怎麼樣？

汽 不管男的女的，全都來！

(女又來哭喊)

生 你要做什麼？

翁 來？我這老頭子也來。這世界是沒有什麼可怕的。

汽 都來！我們鄭委員的車子壞了，就在那邊，來相幫推幾下。(說完去了)

陳 我先去看看。

孫 你別去，表弟！

陳 (在外)是真的，快來幫忙推吧！

(都去了，只剩下梁生二人外面唱起「用力詞」)

生 你看，老百姓是多麼的熱情。只要真的是中國長官，沒有不熱烈擁戴的。

梁 中國人總歸是中國人，中國人永遠是中國的。

生 可是先前走進來那種神氣，真叫人討厭，你說像不像日本人的走狗。看那種神氣！

梁 剛才那種神氣真像漢奸！

生 像漢奸就該殺。

梁 他不是漢奸啊！

生 這個年頭只有槓起槍桿去打。

梁 你又想起什麼來了？

生 說是實話，那種人，我看見就有氣。

梁 你不是白生氣麼！

生 我要用行動來出氣。

梁 你打算怎麼樣？

生 你看着吧。

鄭 這屋裏還有人，怎麼你們不去給我推車呀？

梁 我們沒去幫忙。對不起。

梁小姐！（（一警）周先生也在這兒。

生 鄭先生：

鄭 燕飛，你怎麼在這兒，你老太太不是老早就到四川去了麼？

梁 是的，我不願意老早就跑到後方去。

鄭 看你這個樣子，多可憐。

梁 我爲什麼要你可憐！

鄭 我是好意，你又想到那兒去了！你總是這種脾氣。我那兒有車子，你跟我一塊兒走吧。你到那兒？

梁 我們到四川——不，新村。

鄭 到什麼新村？我也到四川去，你跟我們一同去吧！

梁 我爲什麼要跟你們一同去。

鄭 周先生也擠得開，走，周先生，我們一同去。

周 謝謝，我不要去。

鄭 那麼燕飛，我們去吧。

梁 什麼燕飛燕飛的，你走你的。

鄭 那麼一定同周先生走路麼。

梁 (發脾氣)你管我做什麼？我憑什麼要人管！

鄭 誰敢管你，我是好意。聽說四川那兒有變動，我急於到四川，你不是順路就到四川了麼。

梁 管你們有什麼變動，我不到四川去。

鄭 真的，(秘密的)中日戰爭要結束了，我們汪先生上台。

梁 除非中國屈服，或是中國勝利，否則戰事不會結束的。

鄭 不，汪先生有辦法，有頂好的辦法。

梁 頂好的辦法，就是當漢奸去。

鄭 你怎麼這樣說話！

梁 你們汪先生那一羣人沒有一個好東西。

鄭 好了，好了，跟你說，你不懂！你看你這個樣子，跟我坐車去舒服舒服吧。

梁 你別麻煩我，我到新村去。

鄭 新村，什麼新村呢？

梁 新村是真正的新中國的基礎！那裏的人們沒有官氣，沒有臭氣，大家都一樣的憑自己的兩隻手，自己的腦子自己的本領賺生活。各處的難民都在新村裏重新做新中國人了。

鄭 我以爲什麼新村，你說廣西兩個難民區呀！你去，管保你三天也住不下呀！你有力氣去種田去織布麼？

梁 你倒不要小看人啊？我也是人，人家也是人，人家能做的，我有什麼不能做。

鄭 誰小看你呢！我的意思是像你這樣的大小姐怎麼能跟那羣人住在一起呢！一道去好不好？

梁 不，謝謝。

鄭 周先生，請你勸勸她。

生 梁小姐，鄭先生一番好意，我看你還是同鄭先生一同到四川去吧。

鄭 況且你們老太太也在四川，周先生已經說了。

梁 周先生說了又怎麼樣？

（外面歌聲停了。大家喊着「好了，好了！」）

鄭 車子已經修理好了，天也要黑了快去吧。

梁 我不去。

鄭 人家都等着我了！

梁 等你，你去好了！我又沒叫他們等你。

周 梁小姐要去就一同去好了！

梁 我爲什麼要去。

鄭 你一定不去？

梁 不去！

鄭 你到新村吃苦去？

梁 當然到新村去。

鄭 唉，你這個人，等你到了新村吃夠了苦，我再找你去。

梁 謝謝你，不要你找。

鄭 好吧，新村再見。唉！（一回頭人們都進來了）謝謝你們諸位幫忙。

衆不要緊的，這不算什麼！（鄭走了）

還 生 曲

- 張 車子裏不知坐的是什麼人。我說！
- 妹 是真委員。
- 孫 真委員啊！恐怕那個有小鬚子的是。你看人家！
- 張 人家才是好命兒的呢，我說。（大家休息着）
- 梁 冀生，你又不高興了麼？
- 生 沒有。
- 梁 你怎麼不說話。
- 生 你是決定到新村去麼？
- 梁 當然決定了，我們一同去。
- 生 一同去！
- 梁 你不是說要我永遠同你在一道麼？
- 生 是的。
- 梁 那麼我跟你在一道，怎麼你又不高興呢！
- 陳 天要黑了，我們要逃，就趕快逃吧！
- 妹 天黑看不見路。
- 孫 看不見路才好，鬼子也就看不見我們了。
- 張 那麼我們就趕快去吧！我說。
- 翁 逃？好，再逃。其實有什麼可怕的。
- 張 （對）你不逃麼？我說？
- 孫 她有男人！我的乖倒睡着了。表弟，我們走。
- 生 （陳正要走，被生拉住）朋友，你走麼？
- 陳 是的。
- 生 你不能去。
- 陳 爲什麼話？
- 生 你方才講的是什麼話？

陳 我方才講的話？

生 你不是要殺漢奸麼？

陳 是的，我要殺漢奸，要打死日本鬼子。

生 朋友你錯了。

陳 什麼，我錯了？你說我們不應該殺漢奸打鬼子麼？

生 你既然爲要殺漢奸，打鬼子，（厲聲）爲什麼還去給漢奸幫忙？方才坐車子的那些人都是漢奸！

衆 漢奸！

生 是的漢奸，你不但不殺死他們，你們還給他們去幫忙

陳 你爲什麼不早說？

張 漢奸爲什麼不帶鬼子來呢？

梁 你不能信口胡說，你既沒憑沒據，怎好亂說別人是漢奸？

生 告訴你，你不要袒護他們，我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他是你的愛人，對不起，我罵了他們得罪你了！

梁 你用不着這樣說話。你簡直冤枉人。

生 我冤枉人，我冤枉人。朋友，我告訴你們，方才那個人說汪精衛有加急電報給他，並且說汪精衛有頂好的辦法結束中日戰爭，和平雖說我們需要的，可是你們想頂好的辦法是什麼？

梁 我方才已經說過，他們要投降。

生 是的，我聰明的小姐，朋友們，我告訴你們除去打敗日本，就沒有頂好的辦法能夠結束戰爭的，汪精衛不是好東西，他的頂好的辦法只有投降日本，給日本做奴隸，出賣我們的祖國，出賣我們所有的中國人朋友